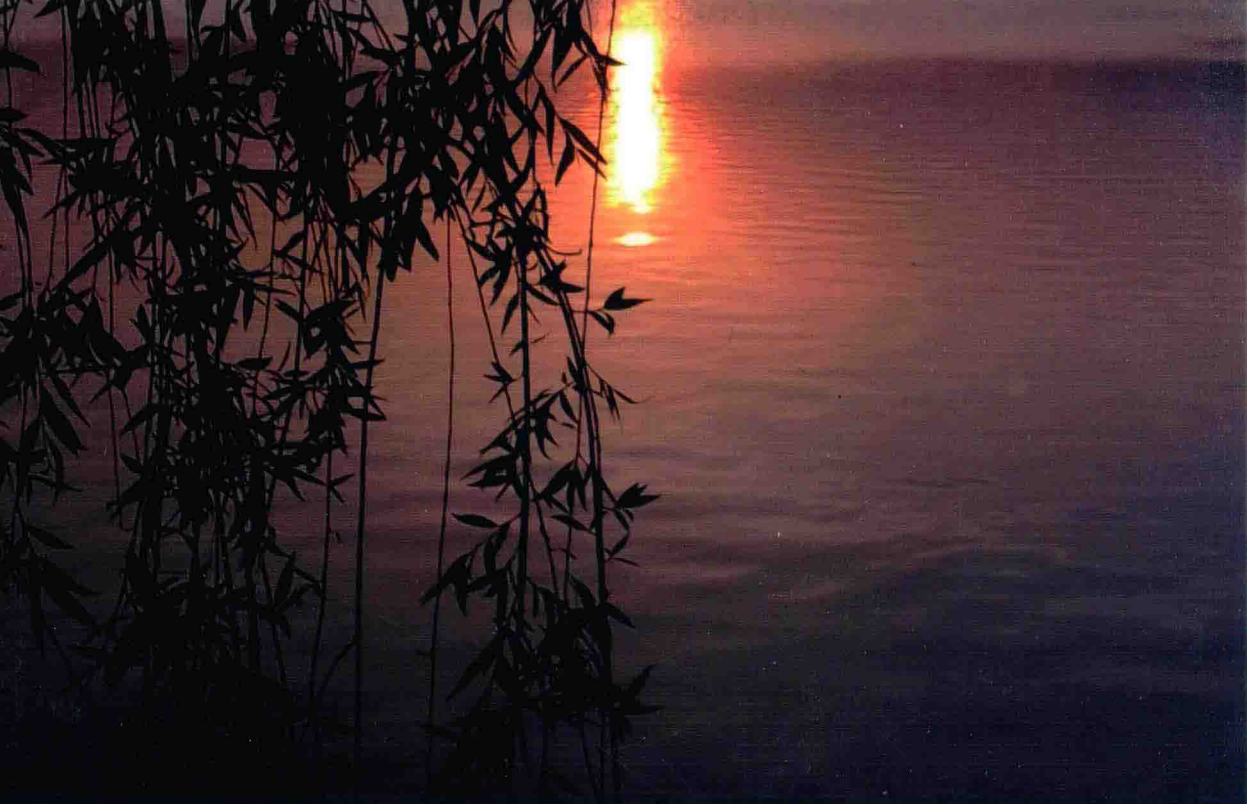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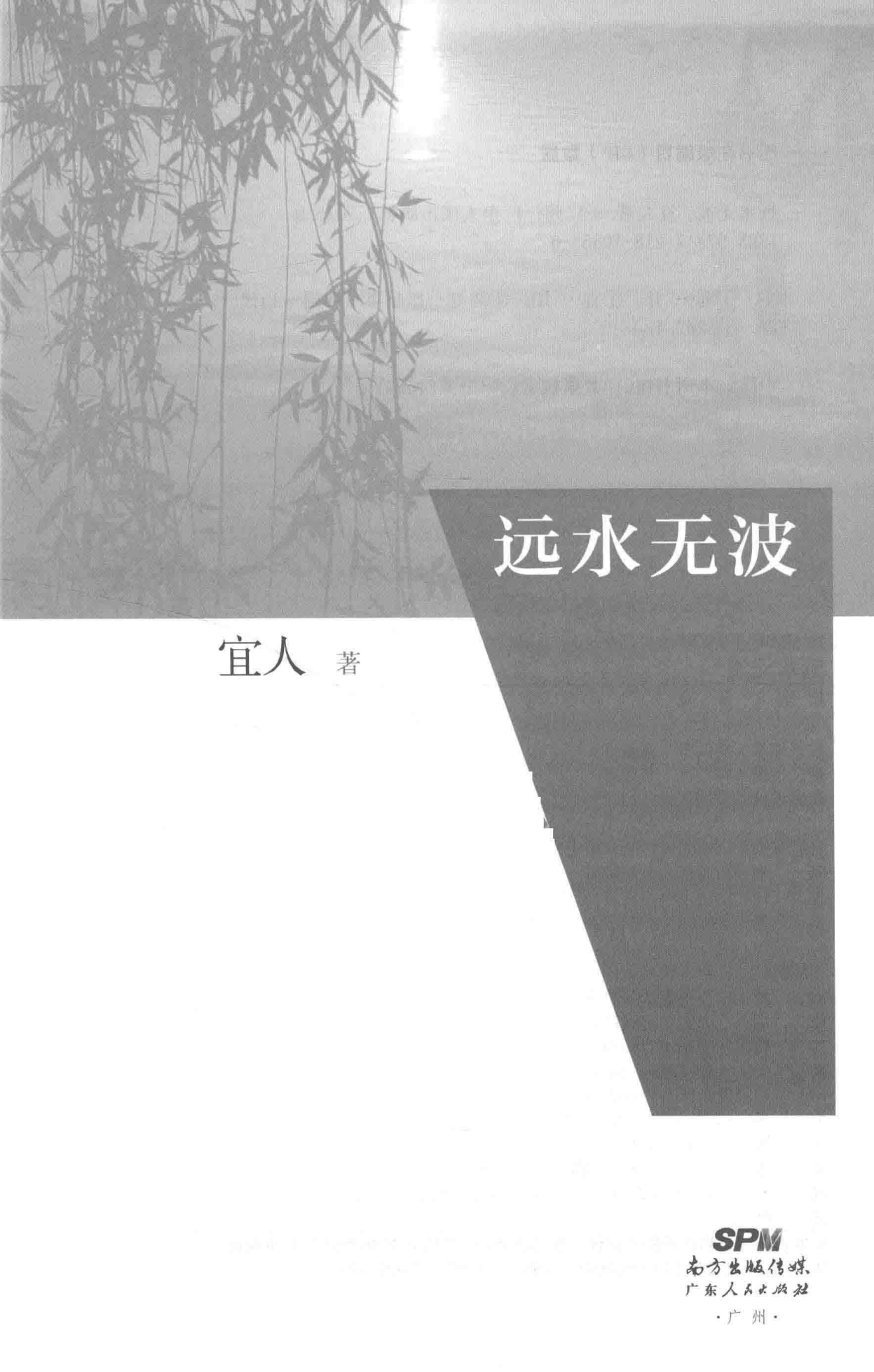
远水无波

宜人
著

人间六月天。或许是春暮夏初的时节使然，往往会蕴含着一些特别的人和事的故事。每一个人都会有每一个人自己的故事，于我来说便是这样。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远水无波

宜人 著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远水无波 / 宜人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5. 9
ISBN 978-7-218-10355-6

I. ①远… II. ①宜…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16941号

YUAN SHUI WU BO

远水无波

宜人 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 曾莹

责任编辑: 李锐锋 吴锐琼

责任技辑: 周杰 黎碧霞

装帧设计: 友间文化

选题策划: 广东人民出版社中山出版有限公司

策 划: 何腾江 吕斯敏

地 址: 中山市中山五路1号中山日报社7楼 (邮编: 528403)

电 话: (0760) 89882926 (0760) 89882925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10号 (邮编: 510102)

电 话: (020) 83798714 (总编室)

传 真: (020) 83780199

网 址: <http://www.gdpph.com>

刷: 佛山市高明领航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18-10355-6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9 字 数: 268千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 (0760-89882925) 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 (0760) 89882925 邮购: (0760) 89882925



序言 难得的「知识分子式」写作

在写作和出版的复杂层面上、在文艺更多服从于世俗名利及玩世不恭的犬儒主义的当下，一本缘于他儿子“为后代留下点什么”的要求的朴素动机而结集的个人文集，反而显得可亲可信。宜人先生的名声很长一段时间建立在他是小城出色的外科医生上。他以精巧的柳叶刀为患者切除病灶，减少痛苦，以精湛的外科技艺，救人无数。外科医生成为其先入为主的公众形象，这无形中遮蔽了他对诗文、治印、摄影等其他文艺方面的兴趣爱好，以及由此生发出的可能性和创造性。平素与宜人先生交往，只知其兴趣广泛，直到挨篇逐页读完了他的《远水无波》书稿，方才得出一个客观的判断：如果从文，他一定会成为和医生角色同样成功的作家，甚至影响更远。其实，两者也不矛盾。一个优秀的银行家会因为喜欢玫瑰变得更优秀，一个医生得益于文艺的滋养和润泽，会更加精通仁术，关爱苍生。

倘若可以分类，我倾向把宜人先生的写作归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写

作。半个多世纪的人生履历中，他没能幸免于“50年代末的极端饥饿，60年代的群族撕裂和恶斗，70年代后改革开放的多元思潮激荡”。一个人最宝贵的岁月和青春的理想，深深浸染于大时代的苦难、困厄，由此沉淀了人生体验。对于写作者而言，不只是一杯苦酒，也是一味良药，尝试对伤痕累累的心灵自救。从宜人先生描写早年苦难的诗文中，不仅可以看到一位年轻知识分子的痛苦挣扎和无奈抗争，而且在“小我”的控诉、抗争背后，还有对一个民族命运的显微观照和精神解剖。他追忆初中时代极端饥饿下百姓的生存状态：那位因反抗生产队长扣罚口粮，被迫无奈杀人的农民，被绑赴刑场——他的神情似乎很淡漠，木僵僵的样子，没有挣扎，也没有反抗，头也没有耷拉下去……他，一个农民，一个因为饿极了杀了人的四十来岁的农民，就这么脸朝下重重地扑倒在地上，双手还被反绑着……执行完毕，人群便慢慢散去，没有人惊叫，没有人躁动，就像一群农民在自家村口看着别人家在宰杀一头孱弱的牛。我正是围观者之一，现场就在眼前……

伴随着白描式画面所弥散的悲观、绝望，还有一种直率而倔强的祈盼：“被饥饿逼到了尽头的农村社员们太想得到填饱胃肠的食物了，太需要在孩子们饥饿幼小的身体里、无助的眼神里注入生的希望了，太需要在年迈老人瘦骨嶙峋的躯壳中投放生命得以延续的食品了。世界原本应该是平等的。不曾想，这个时候来到这个世间的人们，却同时都面对一个最容易也最难解决的问题——一个生命体的最基本需求。”

是天灾，还是人祸？是一群黎民的绝境，还是一个国家的沦丧？宜人先生不仅是现场的旁观者和体验者，也是一个竭尽自身智力的反思者。问题在于，作为一名外科医生，他对付某些生理上的病症游刃有余，但在社会的隐疾和固有规则面前，却显得无能为力，甚至近乎堂吉诃德挑战风车式的徒劳，结果伤及的往往是自身。如果全民性饥饿给他带来的是关乎身体发育、肠胃温饱的“外伤”，那么在从校园走向社会后，那段堪称中国版“日瓦戈医生”的真实情感故事，则让他在短暂畅饮“分外”温情的美酒琼浆之后，饱尝了“因人为干预而失去研究生深造机会”的终身苦果。事实上，他可以

在世俗面前学会退让而不是执拗，他可以在权威面前隐忍而不是“昂扬”。但他固守本真的性情甚至虚幻的尊严，代价自然在所难免——那个时代为追求个人自由，付出代价乃至生命的不止是他一个。他含泪带血的文字，某种程度上代言着整个知识分子群体的命运和思考——在诺贝尔奖得主、俄罗斯著名诗人帕斯捷尔纳克笔下，日瓦戈医生为了赢得娜拉的爱情，甚至逃出了放逐他的战场，哪怕面临着军法处置。把苦涩的个人悲剧毫不掩饰地呈现给社会和后人，无疑需要一种勇气，更需要灵魂的救赎。作者在矛盾的纠结中选择了坦诚，这让人看到了根植于知识分子内心那种不可剥夺和掳掠的倔强。因而，这样的写作意义已超出了文学的本身。这从他借物言志的《豆腐》小诗就应当可以看出：“几经磨难几经淋，此时无声亦无名。最是清廉方正客，一片白玉为斯民。”

把宜人的写作归于知识分子之类，还有另一重要的依凭和见证，那就是他的写作不只是依赖于对饥饿、困厄、失爱等种种不幸的深度体验和“病蚌孕珠”，而是建立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知识积累和科学辨析上。一方面他对地方文化，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系统掌握，使他对熟悉的事物、人物的描述有了足够的地气和底气。另一方面，对西方社会人文、艺术和医学的横向吸收，又让他拥有了全球化的眼光来审视当今，反观历史。读他的作品，获得的是意趣，是见识，也是理性和哲思。他不是复制式临摹，而是表现式原创，是赋予万物以情愫和灵魂，互为尊重，彼此赏识的人文关怀。

宜人先生是陶都宜兴人，少不得要写本土本乡制陶的原料——泥：“千百年来，她贡献得太多太多。她疲倦了，需要歇息，需要作一些精神及体质的调整。社会不应该让现世的人们对祖宗的遗存有太多索取的贪念。”写到乡间沐浴用的锅：“头汤水要精气足的人洗……而末汤水成了浑浆水，在老一辈人看来，那是热水，是精华，有滋补功能的……这一锅浴，是母女专场，是女孩子嫁出门前的洗礼，是按捺不住又无法言表的母女情深。”再写到“年”：“‘年’也正是一个遵循于无形却深植于民族精神内核，既无法触摸，又实实在在为民族亲密感知的实体。这是活灵活现的现实与饱受

争议的迷信传说的结合，也是唯心和唯物这两个‘道不同相与谋’的矛盾认识的综合物。”诸多此类，不一赘述。有时，会以为他在撰写诗情盎然的科普文章乃至对俗物探幽入微的答辩论文，这不妨看做是他的手术刀借助文笔的延伸性解析。最典型的当属《厕的那些事》。一处日常生活中的污秽场所，在他笔下，却上下五千年，纵横数万里，与历史、政治、文化、经济、人情、伦理的方方面面联系起来，读之受益多多，开眼界，长见识。把它说成是当今“厕所研究”的优秀论文也并不为过。这就是宜人先生作为一个富有探索和分析精神的知识分子的可敬可爱之处。当然，他文章的趣味性、知识性，在他《走进欧罗巴》的系列游记中，有着更全面的展示和体现。他努力所做的，或许是让他自身的个人阅历和经验，与更多的亲朋好友分享。不用出国，遵循他精确的描述和呈现，就能完成同样有意义、有趣味的异域旅行。

从外科医生的岗位彻底退休下来，告别了尘世的忙碌，就有足够的精力和时间，延续从未中断、时时涌荡于心的写作梦想；从长江北岸的真州小镇移居到儿子工作的南国名城，换一种环境，盘点人生的行囊，就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发现和收获。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讲，宜人先生的文学创作才真正开始。相信凭借他人生的深厚积淀，博览漫游的丰富见识和浪漫无羁的情怀，是能够写出更多更好的不落俗套的佳作的。抄录他在某次宴席中随性写下的几行诗句作为收尾吧：“八两又何妨，醉了又怎样？且把珠江当长江。落日楼台看天亮，绿袖红香舞霓裳。”不知他是在写李白还是在写自己？

汪向荣

2015年6月2日

（汪向荣，江苏泰兴人，现居江北仪征，媒体撰稿人、报纸总编、独立策划人。著有《石榴之忆》《走进你的心灵》《一方水土》《塔与河的交换》《乡关两处》等诗文集，是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全国三大诗刊《诗歌报》重点推介人。其诗歌作品获中国作协《诗刊》社征文一等奖，散文作品多次获江苏报纸优秀作品奖。）



自序 六月里两个铭心的日子

2003年6月的一天，一个极其普通的日子，我收到了远方孩子寄来的一封信。信是手写的。在一个新的来自外国名堂的节日“父亲节”来临之际，他对我这个做父亲的表达了他出自内心的感谢和祝福。孩子离家已十年有余，踏上仕途也有了若干时日。手写家书的亲情表述，在当今这个短信泛滥、网聊成灾的年代里，虽属旧式，却显新意。那熟悉的笔迹，一时竟让我生发出许多感动。特别是在那封信中，除了礼貌而又真情的节日祝福外，还表达了要向我“要一点小礼物”以作回应。他在信里面说：“你不是喜欢写点什么的吗？那就写点自己的人生感受留给我们看看吧！看看你们父辈的遭际，看看你们父辈的奋斗。要知道，父亲您，永远是我们心目中学习的榜样！”

这几句话，勾起了我沉沉的怀想。

这个小礼物应该是有的。风风雨雨数十年，林林总总半辈子，那人生感受肯定在心间留存着，而且那是自我的感受，作为自己独特的收藏，无疑是十分厚重值得珍惜的。

人间六月天。或许是春暮夏初的时节使然，往往会蕴含着一些特别的故事。每一个人都会有每一个人自己的故事，于我来说便是这样。每年6月里有两个日子：一个是6月12日，一个是6月13日，它们日期相邻，却相隔37年。这两个日子让我每每要予以凝视，时刻铭记在心，既不能忘怀又值得产生联想。因为它们完全可以代表着我的今天和昨天。

2003年6月12日下午四时许，在扬州市X X医院科主任会议结束之后，院长以座谈会的名义和方式，邀请了五位年龄在58岁上下的在职科主任到院长接待室座谈。主持者作了一番铺叙之后，话锋一转：“你们四位现职主任，上一届的聘期已到了。长江一浪推一浪，前任不去，后人不上，这是规定，总是要执行的。院部决定给你们安排‘主任导师’一职。以后多做做学术研究，多搞点自费旅游……”我们一下子全明白了。也就是说，今天的座谈会其实是个“劝退会”。这个会一经开过，从“今天”以后，我们四位就要从科主任的位置上退下来。退休必先退职，尽管我们离真正的退休还有两三年时间。

我当时的感觉居然是“十分通达”。如此描述并非是矫情。这“通达”，这泰然，此后自己回味起来，竟也有些惊讶。我分明感到这次座谈会发出的信息，就是我许多时日前所亲自设计了似的，不是早有心理准备，却胜似有心理准备。失落感当然是有的，但轻松感也是有的。几十年前的辛苦研读，加之日后这么多年临床第一线疆场征战式的拼搏，神经紧绷得快要离断了。现在“毕业”了，总算是熬出了头，轻松感自然也就来了。纵向看来，我从一个年轻的医学学子，赤手空拳来到扬州地区，靠医疗知识的铺垫和身体素质的支撑，更靠理念的积累和智能的发挥，成为今天一个被宵小社会相当认可的外科专业人士。不虚此途，不辱自望。三十余载，身心浸淫着“血影刀光”之中。无数垂危的生命，濒死的灵魂，在明亮的无影灯下，在逡巡的哀哀目光中，被重新注入了新的活力，唤回了生的希望。几万例外科临床病例的积淀，很自然地彰显出近一万五千个日日夜夜的辛劳，也必然奏鸣出无声的灵与肉的生命乐章。更何况我作为基层社会的一员，在世态炎凉

中，在纷扰岁月里，摸爬滚打，做了不少事，也做了不少梦。如许几十年，锤炼了筋骨，磨砺了锐气，这些都已经值得自我告慰的了。现今得以完身而退，应该说是有一种功德圆满的感觉。当然，在这么多年的科主任的位置上，习惯了科室的管理，大到工作的安排，小到具体病人的处置，急至重大外科抢救的组织和没日没夜的参与，以及与外科同道们专业上的通力合作，一般的或复杂的手术精细操作都得亲自完成。节假日也要交给医院，诸事都得亲临临床一线，还要挤出许多时间，经受无数次的专业、外语、论文、职称评定等书面、电脑方面的考试考核。数十年来，靠的就是“专业激情”和“奋力拼搏”两条，享受的是治病救人的甘苦和获得成功的喜悦。只是如今蓦然身退，负荷不再，不在其位，一时难以适从。当一个人有某种能力和价值取向，却一朝突然停息下来，他又能到哪儿去再找回因激情、拼搏带来的特殊的身心感受呢？

激情，拼搏，绝不是我泊靠时代的唯美说词，这确实就是我医学人生的全部价值支撑。应该说，到了今天，宣布退位、退休，那激情和拼搏该是可以画上一个圆圆的句号，合上一叠厚厚的人生书页了。

联想起第二个日子，6月13日，准确地说，是1966年的6月13日，则是我昨天的一页，代表着我人生拼搏的开始。

那是我进入大学二年级的第二学期。命运不济，学不逢时。“文化大革命”不期而至。汹涌浪潮的第一波，砸向了医学院百步坡可容纳八百多名师生员工的大饭堂。情绪激昂的师生们，一反往日的谦谦君子和师生礼数等学院常态，围绕着与医学教学风马牛不相及的“阶级斗争”、“造反与保皇”、“无产阶级专政”等政治信条和阶级斗争理念捉对争论。那是被狂热的“政治热情”搅动起来的漩涡。在那个漩涡中，学术研究的良好氛围如烟云散去，化作了横飞的唾沫和慷慨的陈词。学生们的亢奋和教师们的偏激情绪，延续了与五四时代一脉相承的盲目冲动和激进自负，更发展了知识分子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乐于首当其冲、敢争好斗的大无畏精神。百步坡大饭堂中的几百名师生，完全忘却了历史上的昨天，忘却了自己这类“分子”历来是

被政治势力所利用的这一先哲教训，都在忘乎所以地为虚无的政治信仰和疯狂的个人崇拜，争得面红耳赤，拼个你死我活。正常的校领导讲话被打断，大会主席台上的话筒被抢砸。争论发展成争吵，继而发展成为动用拳脚、互揪衣领的肢体冲突。教学秩序“去他妈的”了，一场哄闹使斯文扫尽，同时被扫去的，还有学校所有的六年制本科的医学教学计划，以及按此计划制定的医学教学课程。“停课闹革命！”从这一日开始，如同全国各地的高校一样，我们这批学生，包括上三届和下一届的同学，在校却全失学了。六年制医学本科的特别设置，在国内医学院校中本来就很稀少。而我们这些原本很幸运的学生，却开始了自此之后四年的并非正规，更难言幸运的学习生涯。这一天，就是历经数十年后仍铭刻于心、经久难忘的“六一三事件”。

这个日子，其实也是当时全国政治运动中各个高校里都难免发生的一个被浓缩了的节点，是整个国家都在狂热，都在颤抖，都在折腾着倒退着的普通一天。

经历了这么一天，医学课程全部停了，教学计划荡然无存。原本融洽的师生关系也在复杂的政治纷争中分崩离析，面临着磨合重组。面对余下的大学生活，年轻的我们突然发现，我们一下子什么都没有了。我们以后怎么办？我们的学习前途在哪儿呢？正如柯灵先生所说：“前途充满着未知数。”

当年各高校在校的莘莘学子，都是全国每年总共被录取的13万考生中的一员，原本都是被视作象牙塔尖里的优秀青年。一个人在青年时期，是要为自己的一生定言、定调、定向、定位的。眼下风雨如磐，要定上这些，是何其难啊！不定肯定是不行。年轻人总得要有理想，有追求，要有阳光。可如今的眼前一片混沌，一片阴霾，阳光真的会在风雨后吗？

自“六一三”事件后，“革命”的师生们在席卷而来的一波又一波的“文化大革命”浊流中，又漂浮了将近一年的时光。除了政治欲望超强的极少数同学外，多数人渐渐对自己原来追逐的政治愿景产生了疑虑和困惑，以至于迷惘和厌倦。这就慢慢使得狂热终归于冷静，浮躁渐趋于平和。于是，“复课闹革命”之风声便在校园里悄然地弥散开来。

作为一名农家子弟，我能够成功踏入医学院大门，遂愿进入医学殿堂，医学就成为我毕生追求的至爱选择，因此又怎能轻言放弃？没有了学习环境，没有了教师、教科书，只有靠我们自己来解决。

于是，我们同班的三位十分投缘的同学在教学大楼底层的西北角落里一间少为人知、近乎废弃的阶梯教室后面，找到了一个只能放三张小桌的小房间。在这个闭门一隅的旮旯里，我们开始了复课学习。复习医学英语和医学基础课程，广泛搜集医学教科书等资料，组织多位同学，靠钢板铁笔，手刻油印，印出了全套的临床课程的教学讲义。还联系多名看透了‘文化大革命’并敢于为学生授课的教师来讲课施教，并想方设法，自行到附属医院联系相关的见习科室等。几乎所有的后学生时代，都是在这间简陋狭小的过道一般的小屋中度过。我们三人为其取了一个颇为心酸但挺有怀旧意味的名字：一统楼。取鲁迅先生的“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之意。随着大家的努力以及外部“文化大革命”形势的改变，复课的人数愈来愈多，后期的医学院革委会也因势利导进行了组织。不久，除了极少数陷入政治漩涡不能自拔者外，绝大多数同学都进入了相对正常的复课学习阶段。客观地说，正是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最大可能地减少了“文化大革命”给我们带来的学习上的损失，这也真是件不幸中之万幸的事。

现在回忆起这一段上大学时的经历，心里就有一种特别的感受。那是一场磨难，也是一种难得的、值得庆幸的人生造化。当然，这庆幸很有点悲怆或者自嘲的意味。庆幸在那个非常时期，成就了我大学阶段一段非常特殊的求学经历和人生历练。在如此特殊的学习环境中，在这样超高压的“只红不专”的政治态势下，要想学好心仪的医学专业知识，竟然要靠我们自己，靠自己特别的激情和特别的拼搏来创造条件学习。同时，又能够利用“复课闹革命”这相对宽松、自主的时段，在学习医学专业知识的时候来培养和发展自己对文学、篆刻等方面的兴趣和业余爱好。以后的学子们恐怕是很难有这样既举世难得，又无可名状的际遇了。我们特殊的大学经历，居然成就了民族教学史上第一部少有的范本，成就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又一批次的新的“折翼的一代”——

能绝处逢生，又在稍作调整后蹒跚前行的一代。

从四年的后学生时代走过来，昨天的你我，由年少气盛，激烈昂扬，渐次走向敦实、自然。当挥挥手，跨出医学院大门那一刻起，当年“一统楼”里的案牍劳形便淡淡地转化成为手术台旁、病房床边一个个沉稳的杏林倩影。个中甘苦，无别于为寻觅理想而万里投荒。外面“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才俊们，在似水流年中浮沉如云泥。我等则乐生安命于基层，强塑自我，垦拓未来，锤炼成为对生命关注，对机体洞明，对个人前程有明确取向的人，成为一名名副其实地游弋于临床医学领域的专业人士。当然，这一切的人生雕塑都是和后来的努力、拼搏分不开的。

别了，我的六年大学生活。往事无故成回忆。

1970年8月，“火炉”南京又进入了一个炎热的夏季，我们在这一年毕业，也如期分配了。真还算得上是幸运，在动荡的年代，在纷乱的岁月里，这一届和上一届以及下一届，三届的同学同时毕业。居然还能用“国家统配”的形式来做分配。事实上，上一届和下一届同样经受“文化大革命”洗礼的学生，是被延缓一年和提前一年毕业的。三届学生一同分配，这或许又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绝无仅有的毕业方式。没有毕业考试，没有论文答辩，也没有毕业典礼，更没有学位的认证及颁授。我们就这样在一夜之间被一张张写着分配地址的纸条派送出去了。更幸运的是直到毕业9年之后的某一天，还能拿到属于自己的毕业证书。紫红色证书的正文上写着：学生，X X X，宜兴籍。一九四五年十月生，一九六四年九月至一九七〇年八月在本院医学系医学专业学习期满，特此证明。落款是：南京医学院一九七九年九月补发。

所幸的还不止这些。人们都知道，大学毕业后的分配是学生们第二次人生命运的开始。而决定这第二次人生命运的正是一张两指半宽的纸片。这绝非耸听之言。时值“文化大革命”动乱的鼎盛时期，我们医学院和当时全国所有的高等院校一样，学生科、人事科、教务科等均被“砸烂”，荡然无存。我们至今都不知道，当时学院中是什么部门委派什么人员，通过什么

样的规则来负责这次决定我们重大命运的分配事宜的。我们只知道，有几个熟悉和不甚熟悉的普通前期教师，在一间空荡荡的教室里连夜操作着分配工作。方法极其简单，即把所有接收毕业生的单位（绝大部分是农村县级“卫生系统革命领导小组”）和拟分配学生的名字，分别写在约两指半宽的纸片上，然后上下搭配，操作极富随意性。有几条小原则：如在本年级中，留一个名额分配在南京（实指一位杜姓的女同学，她的恋爱对象在南京的省军分区，属照顾对象），同学中已成恋爱对子的学生，须同时分至苏北偏远县等。除此以外，大原则是没有的。就是有，也只是这些平时交往不多的前期教师们，对分配地区及被分配学生的不甚了了的印象和感觉，甚或是印象好恶的一念之差。忙至次日凌晨六点，结果公布。我和我的恋爱对象，同班女同学x，被一同分配到苏北一个叫真州的小县城。

询问了好多人，都不知道还有个名叫“真州”的地方。查了一下江苏省地图，方才明白，那是长江下游北岸边，一个距离南京有55公里水路的小小的行政县，古名真州。比起其他同学来，这儿离南京是这么的近，真有一种好幸运的感觉。至于其他的一切，全然没有去理会。

于是，我们来到了这新的人生落脚点。不曾想到，这儿竟是这么一个小不经意的地方。更不曾想到，这里就此成了我的归宿，一个毕生难以改变和舍弃的命运归属地。此后的三十年、四十年乃至五、六十年也都要与此交集，绝不会与之相左。而且，这种交集，除了自己还延及子孙。真州二字竟注定了要融入我家族的命脉。

来此之后的四十几年里，我开始了另一轮的拼搏和激情燃放。初来几年间，进干校，灭钉螺，落户公社卫生院。几年后，从在简陋的乡村医院手术室里开展较高难度的普外科手术，到在市级医院现代化的层流手术间里开展心胸外科手术项目。考研、进修、调动，晋升，晋级，工作和生命之旅在成功与不成功中颠簸起伏。没日没夜在手术台和病床边的劳作，不计其数的考试考核，二十余篇医学专业论文的正式发表，凡此等等的努力，终臻于在本院本地区的同辈同道们中，第一个到达外科主任医师职称之巅，受授南京医



科大学兼职副教授之职和外科主任之位。

当然，如果说这是成功，那么成功背后的另一面也避不开某些人生的困惑和厄运。当中包括“文化大革命”中因我父亲曾参加过三青团这一简单的历史问题，遭受某些“原教旨”同学的胁迫而被挂牌示众；刚毕业时，在设在扬州边远山区的五七干校里，因“五一六”冤案牵连而在长达一年多时间里受到“群体之恶”的当地先锋们的批判打击；考研的梦碎；省级医院的多次调进被当地势力的阻隔等。可以完全改变我个人、家庭命运格局的重大事件及变故，先后依次地发生，切切实实地造成了一幕幕没有浓烈硝烟，却有激越的搏杀之声的人生场景。而这一切，全部发生在我的医学校园里和后来这块并不起眼且十分苍凉的土地上。

是命运之神主宰了我吗？人们常说：命运可以改变一切，包括性格。

我想说，恐怕是性格决定了命运罢。一个真正具有外科医生禀赋和秉性的人，大抵就是这个命运。假如在那些决定命运的节点，我委婉一点，韬晦一下，或者没有那个任由个性的“倔”，也许就会有不一样的结局。而我居然还在那风雨如磐的日子里幼稚地呐喊过“可惜逢世未逢朝……”

再回首，南京，扬州，两地一重天。这是我成年后，风风雨雨50载人生轨迹的延续和医疗生涯终结的地方。50个冬去春来，于不经意间，为自己画上了一个确定的符号。

感谢人间六月天里那两个刻骨铭心的日子。抚今追昔，思绪良多。亲身经历了所有这些过往，终于沉淀为我无尽的思索，羽化成我珍贵的内心收藏。

“浮云一别后，流水十年间。”

2003年6月12日，与1966年的6月13日比较看似相差一天，却相隔37年。真是弹指一挥间啊！蓦然间发现，自己已从一个羽翼未丰，前程难卜，但充满着青春情怀和虎虎生气的农家学子，一下子从腴理到膏肓，转换成一个鬓染秋霜，心意渐凉的退休人士。尽管退休后还作为“主任导师”被几家医院返聘，继续在临床一线工作了近十年，但中间的跨越，既经历了理想、

梦想，成就了思想、感想，同时也领悟着失着、失败以及失意和失落。毕生所谓的辉煌业已成过去，个人的人生冰河、极地严寒也随之过去了。历史可以铺陈，现实必须面对。抚今追昔，唯有淡对以往，视诸事以为空阔；直面余生，藉残照且耀前程。该到静气内敛的时候了。我们不是名人，更不是圣人，显然达不到物我两忘这一境界。姑且将自己的些许收藏，其实就是“激情”、“拼搏”两条，书呈给孩子们，作一份应答的“小礼物”吧。他们年轻、活力、睿智，倘若再加上生活工作上的激情和拼搏，定可攻坚克难，臻于完美的。

只是想特别说明的是，我至今仍不相信，人的一辈子会永远是坦途。激情、拼搏，在许多魅惑狂狷的人生场景中，其实就是生存的挣扎，就是自强不息的意志和定力的真实表达。我的文学老师，著名作家、诗人忆明珠先生在1993年就说过：“是的，只应该名之曰挣扎，此外似更无别的足以比拟那种境况的字眼了。你的一生，只能名之曰挣扎的一生。总算挣扎着活过来了，就得继续挣扎下去，挣扎着奔向那个还将继续挣扎的未来。”

行文至此，我内心不禁有点惶恐。草草梳理一下曾经的过去，既不能算是“技术咖”类，更与“学而优则仕”无涉，真没有引以为傲的资本。写出来的一点东西，只怕要贻笑于大方之家。故而本人特别申明，如若文字中有自我溢美之处，切请不必计较。权且套用资深歌手李宗盛的一句老旧唱词：“不是因为寂寞难耐，不是因为悲哀。时光不再，只有自己为自己喝彩。”

2003年7月于江苏真州

2015年8月再改于广东

目 录

□ 上篇（散文、随笔选辑）

饥谨年代人鬼间 /3

人生赋形在三年 /18

追忆父亲 /35

梦别研究生 /47

午 后 /63

从榴莲说开去 /68

“厕”的那些事 /73

闲说雾霾 /83

故乡的泥 /88

乌溪与湖汶 /92

车 水 /96

浴 锅 /100

过 年 /105

乘风凉 /114

走近欧罗巴 /117

导 言 /117

汉莎航班与法兰克福 /118